# 蘿藦亭札記

# 蘿摩亭札記卷三

徐溝喬松年

天左旋日右旋中土謂之左旋者赤道外謂之右旋中土謂之右旋者赤道外謂之左旋然中土之自東而西者何以名之爲左旋自西而東者何以名之爲右旋乎當正其名曰東旋西旋東旋者自中而東以及西也西旋者自中而西以及東也天之爲體冬至起極之下春分起極之左夏至起極之上秋分起極之右至冬至而復起極之下日則冬行北陸春行西陸夏行南陸秋行東陸至冬而復歸北陸北陸即極之下冬至天體所起之地也要其所行之西陸南陸東陸皆在

極之下以旋極者中也惟中故自北而南自南而北而寒暑得其中惟中故自東而西隨天以旋而晝夜得其中矣天下之道中則正正則極天樞以極名而又以北極名者因中土而名之也其實以極名之而已故聖人有道謂之執中亦曰建極　段懋堂說

雷公電姥甘氏星經有之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而上皆天也楊倞注荀子曰地之上空處者皆天也佛書所謂天者多指人世

日月五星高下之次土木火日金水月

斗七星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州兗州權爲徐州揚州

衡爲荆州開陽爲梁州瑶光爲豫州見博雅

嚴子陵與光武帝宿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事固叵信然就其義解之只謂忽有一星非常見者無可指名故謂爲客星非此星遂名爲客星也桑悅客星亭記乃謂客星爲災凶之星鑿而迂矣

杭州許周生鑑止水齋文集一條云西士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按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鎮星太白日月荷邏侯西士所新得者其即荷邏侯歟　予按今之星實多於古愈窺則愈出西士於五星之外復得一星理

容有之然未敢定其名大集經所謂荷遝侯恐與辰之羅睺相近而誤且大集經列八星其七星用中國名一星獨用梵語殆亦未足據也

紫蓋黃旗謂氣似蓋與旗非眞物也　薛道衡隋帝頌紫蓋黃旗之氣

漢武帝太初元年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是甲寅通鑑以爲彊圉赤奮若是丁丑班書則曰丙子　由是言之今之干支但以紀年終未知其是否彼以干支推祿命者亦何所憑哉

玉帳在月建前三位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

淮南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

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此言建除之始張華荅何劭詩注引之

西洋指目十二躔次白羊卯金牛 陰陽 巨蟹子獅子

雙女 天秤酉天蝎 人馬 磨蝎午寶瓶 雙魚見李之藻渾蓋通憲圖 磨蝎之形羊頭魚尾

寶瓶 磨蝎 人馬 天蝎 天秤 雙女 獅子 巨蟹

陰陽 金牛 白羊 雙魚 此十二宮回回治歷亦用此名與西洋同

回回歷法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

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二年而宮月甲子再會歲之為義從步從戌回回歷法自白羊宮推起白羊戌也葢取從戌之義 黃瑜雙槐歲鈔

西洋謂天地間有四行水也火也土也氣也

五嶽衡山去中國絕遠常以為疑前人固有兩說一謂是湘南之衡一謂是灊之霍詩傳書傳周禮大宗伯注皆言南岳衡山而未指其地周禮大司樂注乃曰衡在荆州此謂湘南之衡為南岳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注曰即天柱山灊水所出說苑亦以霍山為南岳此謂灊之霍為南岳也風俗通曰衡山一名霍廟在廬江灊縣隋書開化縣有衡山開化即灊

所分則是霍山一名衡山詩毛傳書孔傳固未目爲湘南之衡安見不卽指潛之衡何必定以屬之湘南乎揆鄭康成注大司樂指爲在荆州者殆因爾雅又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一條心疑衡之爲嶽旣在江南則非潛之出矣故以荆州之衡當之不思此條但舉其地之名山並非指以爲嶽此五句內卽無嵩山可知非舉以爲嶽何必以湘之衡代潛之霍耶自康成有此語孔穎達作書疏詩疏遂承其意謂是湘南之衡漢武移其神於潛之天柱且以爲景純所言凡九十四字支蔓繚繞似閎似信語意不憭爾雅郭注只卽天柱山潛水所出八字那得如許煩言然穎達於書疏

詩疏禮王制疏皆著此九十四字不知何所本而言之賈公彥作周禮大司樂疏中亦著此九十四字而其末案語則曰灊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或曰荆州之衡山亦與廬江灊縣者别也是公彥尚未肯决定其於大宗伯疏乃曰霍山即唐時霍山在壽州公彥此語小誤衡山今在廬州是公彥亦指爲在灊之霍矣大可怪者邢昺作爾雅疏正當發明郭注乃於霍山爲南嶽條下轉引孔穎達疏全錄之亦未思穎達所說郭云二字有何依據以僞郭解眞郭不亦使景純抱冤乎　史志漢書廬江郡灊縣有天柱山有祠長沙國湘南有衡山有祠晉書灊有天柱山有祠湘南未言

有衡山隋書華陰有華山嵩陽有嵩山恒陽有恒山晉郡博城有岱山衡山郡有衡山而未加以岳名開化縣有衡山天山開化即灊也至唐書乃曰華陰有嶽祠登封有嶽祠乾封有嶽祠即博城衡山有嶽祠霍山即開化但言有霍山而未言有嶽祠是唐人始定湘之衡山為嶽也唐志於眞定不言有恒山不可解　愚按漢文時分九江為衡山國即今六安廬江之分境霍山在其境內旣以衡山名國則是霍山一名衡山炳然可知穎達謂漢武移湘南衡山之神於灊之天柱因郊祀志漢武登禮灊之天柱山號為南嶽遂以致疑別無移神明文又揣六朝偏安江左必以為灊之衡霍在北於方位不

相稱湘之衡山在南又有康成一語可循遂指湘衡爲南嶽唐人不加察遂移於湘中湘中之衡固是名山荆州之鎮但未必是南嶽正義又謂湘中之衡一名霍則於他書無徵不如爾雅霍之一名衡爲有據也

左傳襄三年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衡山在義興烏程縣南此又一衡山括地志會稽山一名茅山一名衡山則又一衡山矣

洛陽爲天下中而登封尤爲至中歷代測景皆就陽城作臺陽城即今登封

大禹之世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

里受水八千里<sub>博雅</sub>本朝陳厚燿謂地徑二萬二千九百十八里地周七萬二千里

鄒子謂中國九州之外別有九州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也在秦漢時頗疑其說之誣以今觀之則海外復有九州之說殆不虛耳

山以南爲陽以北爲陰水以南爲陰以北爲陽

黃帝陵在橋山漢之陽周今之中部縣也或者謂在嬀州今宣化懷來縣亦有橋山謂是黃帝葬處葢以魏書太宗紀泰常七年如廣寗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廣寗今宣化地也愚按此文言祠而未言冢黃帝都涿鹿卽今保安州地

與懷來相近廣寗橋山或有黃帝祠而祭之耳若冢自在上郡陽周之橋山不在廣寗之橋山也

橋山者山海經云其山下水流通行故謂之橋山漢書上郡陽周縣南有橋山山上有黃帝冢莽曰上陵畤水經注走馬水出陽周故城南橋山魏書陽周有橋山亦如漢書寰宇記貞寗縣即古陽周亦引此語按漢陽周屬上郡爲今延安府安定縣地後魏移其名於趙興郡爲今慶陽府貞寗縣地寰宇記誤以魏之陽周即漢之陽周以橋山屬之貞寗故作志及考據者皆沿其誤漢陽周地廣今安定縣爲陽周故治而橋山實在鄜州之中部縣黃帝冢載在祀典其在貞寗者名

子午山其山脈亦與橋山相屬而非黃帝葬處也近人類書列橋山於貞寧誤也

曲沃亦有喬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太行之支山有軒轅祠山中有洞其深無際山覆洞上如橋狀出五朝志隋書地里志亦載之寰宇記則未列此山　余按封隆之斛律金傳圍喬山之寇當即此山此非黃帝所葬而亦有軒轅祠蓋傳會爲之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懐戎縣此又一喬山懐戎乃後漢上谷之之潘縣山東青州府亦有喬山

帝堯陵相傳在濮州乾隆四十五年錢籜石侍郎載上疏以爲在平陽部駮其說再疏辨之終格於部錢疏大意謂史記

凡古帝王書葬地者皆非崩於所都之地也不書葬地者皆崩於所都之地也堯都平陽卽葬平陽特自呂覽造爲堯葬穀林之語以致劉向皇甫謐沿其謬誤至酈道元水經注歷敘諸家之說謂堯葬濟陰成陽者而斷以書疑志疑蓋道元不以諸家所說堯葬濟陰之言爲是乃後人轉引水經注以證諸家實爲大誤嘗據王光所言定爲平陽云云予按錢說頗爲近理較之移北嶽於渾源之論更爲允愜北嶽獲從所請而堯陵未獲釐正亦事之不平者也乾隆初年修一統志於平陽府下亦載堯陵儒臣按語云前人皆謂堯陵在濮州惟塚墓記謂在平陽冢墓記雖後出然都平陽卽葬平陽亦

其宜也故存之此論與錢侍郎閤合矣　唐人祭堯於平陽但未明言是陵墓所在　王充論衡堯葬冀州必非今之濮州也（伏滔述征賦則謂在城陽晉書城陽下亦列堯冢）竹書紀年舜五十年帝陟抗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海州人謂帝舜葬於海州蓋據此立說帝堯陵在山東濮州帝舜陵在湖南寧遠掌於禮官然說者謂堯陵在平陽舜陵在安邑本朝錢太史曾疏言堯墓實在平陽請正其事爲部議所格明張萱謂舜無南巡之事當從孟子卒於鳴條爲今之安邑無疑其地猶名鳴條岡也又引徐鑾說曰山海經謂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夫

舜以唐封丹朱地與安邑相近若蒼梧爲零陵之山則丹朱何緣亦南巡而葬彼耶蓋地有同名者或鳴條一名蒼梧且舜葬蒼梧出於禮記禮多漢儒流傳之言恐不如孟子之可信也　予按竹書紀年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因沈約有此語海州人遂謂舜陵在其鄉予意海與解音相近吾鄉之人讀解與海無別沈約所謂海州恐即是解州之訛耳困學記聞引九域志謂海州有蒼梧山海州人許喬林作海州文獻錄則疑而未信也　呂氏春秋謂舜葬於紀是又一說

禹穴自以會稽爲是蜀之禹穴是古之石紐只是禹生之地非謂禹葬之地也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即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隸涿郡兩上谷不同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誤以唐之上谷爲漢之上谷

漢之朔方郡在北隋之朔方郡在西即今之寧夏在漢則爲上郡也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誤以隋之朔方爲漢之朔方

黃帝時涿鹿城在今保安州東南四十里非今之涿州也涿鹿山亦在保安

北嶽恒山之祀舊在中山之曲陽今移祀於渾源州論者或

疑之宋呂頤浩燕魏襍記謂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是宋人已有此論　廣博雅曰舜巡狩北嶽至大茂山值大雪不能上乃遥祭之忽飛一石墜帝前祭畢又飛至曲陽遂於曲陽立廟此說不知出何書　晉書上曲陽有飛狐口唐書飛狐與靈邱並屬蔚州則飛狐一路將千有餘里渾源之恒與曲陽之恒山脈相連固亦一山耳

孫淵如謂嵩高山即是放讙兜之崇山不知何據孫說見一切經音義注

吳語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注江謂松江去吳五十

里又三江環之注謂松江錢唐江浦陽江

禹貢三江漢爲北岷爲中浙爲南新安金修撰禮箋說修撰名榜

禹入裸國則釋冕襍未言裸國爲何地論衡曰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任昉述異記則曰桂南東南邊海有倮川桓譚新論云呈衣冠於倮川謂海上有裸人鄉西方亦有倮國出淮南子

舞出前溪歌憐子夜前溪在德清縣大唐傳載謂彼時尙多習樂者江南聲伎多出於是今則不聞矣

西塞山前白鷺飛西塞是浙之西塞非楚之西塞也浙之西塞在烏程縣楚之西塞在西陵縣

任昉述異記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一說香水在并州

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亦有香水谿是西施浴處

杜詩石壕吏石壕即今硤石驛見九域志

晉書并州名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

程思澤曰國策魏策又取蒲衍首垣此蒲乃衛蒲邑非舜都之蒲坂鮑注河東蒲坂誤

宋太原城即三交城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曰鐵母今有鎮鐵祠名勝志

永嘉元年劉淵築鵝城於清源縣東南時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衝天白者止此淵以蒼者高舉爲北部勝

上之象築城應之

晉祠在太原西山下古臺駘澤也齊神武詣祠盡禮

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祠唐叔虞在晉陽縣西南十二

里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并州製銘并書勒石在乾陽門街

又明皇有御製起義堂碑亦在乾陽門街　今太宗晉祠

銘尚存明皇起義堂碑則亡矣

洞渦水源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至平定州合浮化水

西流至壽陽縣界土人名冷泉河合黑水經楡次東十五里

合流村台大涂水又西五里合洞渦水又西蕭水南出蒲杏

北流注於洞渦又西與原渦水合入汾又西南爲涔湖涂水

注之

渾源五臺皆出硯淡紫色保德出硯綠色垣曲出硯黑色垣

曲者差良秦武域辨香錄

吾縣驛名同戈蓋洞渦之訛然余嘗疑水名何得作地名後

閱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注有府十八此謂軍府內列洞渦之名乃

悟以軍府之名名之耳

吾徐溝本清源縣之一鎮見元豐九域志金大定二十九年

乃割其地立縣治　國朝乃省清源併入徐溝是徐溝從清

源分出而轉併清源故清源人至今不甘山西省志以清源

爲古梗陽城以徐溝爲古梗陽鄉似近於理　廣輿圖於徐

搆列古地名目爲清平榆次晉平於榆次列古地名則目爲晉陽中都涂水

郡國志煮眉間赤之地在臨汾縣　眉間赤事御覽引列士傳孝子傳吳越春秋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唐語林謂太原以北晨行烟霧之中見雉堞如海市今則未聞有此異

自井陘王平定有關曰故關蘇詩故關黃葉滿行輈當即此關也

今獲鹿井陘之山路在唐謂之土門口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見太平寰宇記

黃龍府在開原縣境五國城在寧古塔境

寧固塔卽金會寧府去黃龍府一千五百里金曰上都有故城城西南角有天會年斷碑正書吳漢槎說

塔子溝東南三百里有瑞雲山遼於其地設海濱縣改隰州隸來州金皇統廢隰爲縣仍隸來州後來州改宗州又改瑞州元廢縣爲鄉

遼金元之利州在熱河塔子溝通判所治東北七十里俗名大城子　又呼爲小三座塔利州卽古內霫地

興中故城人稱爲三座塔元時屬錦州

古北口外地於金元時屬興州宜興縣在承德府東南四十里歸平縣

有界石元時北開平縣界東宜興州界興州有興安宜興二縣　國朝設黃旗通判治之後仍改開平縣

遼時有兩炭山一在歸化州即今宣化府轄全縣境一在後魏之滑鹽縣即今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土人或謂爲黑龍山或謂爲黑老山遼史羅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又有清暑炭山射虎炭山之文皆謂興和城北之炭山其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承天皇后納凉於此則是歸化之炭山也

癸辛雜識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五國城也

關帝初封漢壽非蜀之漢壽乃武陵之漢壽也昭烈得蜀乃改葭萌爲漢壽以封帝

漢衡山郡爲秦九江郡所分蓋今之六安州非楚之衡山也

晉成都王穎所封之成都乃割華容監利江陵豐國四縣地別置成都非蜀之成都也見晉書荊州序

丹徒有地名諫壁．葉奕苞金石錄補載宋臨澧侯劉使君碑泰始年有葬於丹徒練壁之語在碑陰是當作練壁不當作諫壁

宿遷有地曰峒峿置巡檢司通鑑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鎮胡三省注峒達貢翻

誅紂伐奄奄即曲阜漢儒所謂淹中

吳驚部名唐林因生於惇縣取古地名以爲名也然荊州亦

有唐林見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注

北道刊誤志君子從多魚龍𧾷屰按此卽是今之趙北口

河間有縣曰任邱說者謂是任君之墳葬此因以名縣非也

北道刊誤志引舊圖經三郡記曰漢元始二年中郎將任邱

築此城故名是任邱乃人名因以名其地也

秦晉之交貟河岸旁有大鐵牛初以爲前人作之以鎭水患

能改齋漫錄曰河中府有中𤅢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

爲浮橋鑄鐵爲牛埋之地中以繫橋絙是牛乃唐物今則不

復能作浮橋於黃河矣

趙州石橋甚工緻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飮澗上有勾闌皆

石也並爲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天后大足年默啜破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朝野僉載　張彧有銘見文苑英華

河朔訪古錄載趙州平棘縣石橋名安濟乃李春所造橋上片石有驢足迹世傳神仙張果老所遺果爲平山縣人距趙州近也或云驢迹乃匠者之戲有永通橋視安濟差小石工弋禱　二水合流於橋下是洨沙兩水也　橋旁有碑乃王革撰又有小碣刻橋圖并時人題詠

自張家口至科布多凡設臺站四十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後

裁定爲二十九纂

狠居胥山趙璞函文哲曰似今所謂杭愛山者而非漢書右北平之白狼山也此山在喜峰口東北

漢書刑法志景帝元年詔曰當笞者笞臀如淳曰先時笞背也則禁笞背不始於唐太宗矣

宣帝紀地節四年詔金繫者或以掠辜飢寒瘐死獄中當從如淳注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故下又云以掠笞若瘐不復言飢寒也

其開籍田應劭以爲典籍韋昭以爲籍借臣瓚以爲蹈籍按以左傳籍稻論之則瓚說爲長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大旱故改元爲天漢以所甘雨師
古因引雲漢詩爲證竊意武帝好大天漢者葢比漢於天也
非雲漢之謂
太和元年閉城門大搜當從李奇說搜巫蠱也師古謂此時
巫蠱未起前元光五年不已因巫蠱廢陳后耶二年大搜亦
當從晉灼說爲搜巫蠱觀上文禁巫祠道中可見
太始三年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世知嵩不知
之罘
本始四年詔曰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宰爲烹殺也按
宰是官名省宰謂省此膳宰之官

高帝數項羽十罪前人謂先數負約後數弑義帝爲失輕重今校其語氣固是由輕而之重非倒置也

張良傳狙擊秦皇帝說文狙字訓一曰犬暫噛人者蓋突然之意應劭徐廣訓狙爲伺非也

漢書食貨志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濶師古注曰莽以漢家制度爲太疏濶而更之令陋小此解非也蓋言莽謂漢家制度爲疏忽寬濶而鄙咲之以爲陋小故易單于印貶晌町爵皆所以示其尊大嚴密耳

高祖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注天子出行放人令觀非也謂高祖縱意觀之耳　大者王小者侯謂大則畀以王爵小亦畀

以侯爵師古注謂大者爲横小者其徒屬亦非　新立未能盡國其功謂諸侯新受封未能圖功自効故不習法令而致刑也師古注新立謂新卽帝位失之矣　朕之不明與嘉之意謂以朕之不明尙能供養高廟已爲可喜也嘉猶言喜耳如淳晉灼師古三解皆非

後漢書無以十一月十二月慮囚盡以冬至後當助陽抑陰也今乃以冬至決囚古今不同如此

漢惠帝以舅納甥爲后後漢章德竇皇后東海王彊之外孫女也肅宗爲東海王之從子而以竇爲后亦以舅納甥也

時遭元二之災或謂是元元兩字二乃重文或謂是元年二

年當以元年二年爲是

班超表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其語意謂酒泉距長安近而玉門距長安遠也注謂玉門去長安三千餘里酒泉去長安八千餘里誤矣賢曰去長安二千四百里得之

古封爵皆以地無以美名者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以項羽爲魯公封長安侯此乃美名之始趙封李牧爲武安君以擬白起亦美名之意

宦者張釋卿爲列侯是中官封侯之始

元帝時多秕政然求直言重民事拳拳致意猶勝後世之暴

虐自雄者是以班氏謂其號令溫溫有古之風烈

潘濬謂樊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通鑑胡三省注侏儒優人觀其一節足以驗其技此注非也侏儒謂短人一節謂身之一節如四支或一指之類謂以其一節之短便可見全體之短耳淮南子說林訓曰見象牙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正是此意

趙高生而隱宮注曰刑皆顯於市朝餘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此說非也隱宮謂生而不男俗謂天閹者

孝文本紀除安侯項王后定是兩人一高帝伯兄之妻一高帝仲兄之妻非一人也

少帝及其三弟孝惠子耶呂氏子耶疑莫能明恐平勃迎立

新君概誣爲呂氏子而殺之耳曲逆無後亞夫餓死或天道歟

孝武紀北發自是國名晉灼說是

武帝以征和建元應劭謂征伐四夷天下和平意怒迂曲愚意征是延字篆文攴似彳隸書誤作征沿至今而不改

哀帝紀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謂赦令之外皆除之非謂此制書非赦令而除之也

項羽傳殺羽者五人有王翳呂勝而功臣表作王翳呂騰又功臣位次有闕者有複者必有舛誤當求善本校之　曲逆在四十七留侯在六十二亦不可解

百官公卿表博士下謂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王莽改太常曰秩宗此語應置於奉常下誤置於此

郎中令下顏注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蓋弓矢爲一兵也

典屬國下御羞加㳄注揚雄傳謂之御宿愚按宿有秀音與羞相近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矣爲第一 七始華始爲第二我定厤數爲第三王侯秉德爲第四海內有姦爲第五大海蕩蕩爲第六安其所爲第七豐草葽爲第八雷震震爲第九都荔遂芳爲第十馮馮翼翼爲第十一 磑磑即即爲第十二嘉薦芳矣爲

第十三皇皇鴻明爲第十四孔容之常爲第十五承帝明德爲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韵爲一章亦可通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爲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韻截開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馮馮翼翼下之美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後則師德四句截作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

郊祀歌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在惟泰元篇九夷賓將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乃誤將涓選休成四字提

寫於天地篇天地並況之上又匡衡奏罷補繕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在天地篇神夕奄虞蓋孔享之下別作一行毛刻亦誤將肅若舊典提寫於日出入篇日出入安窮之上此亦大謬初學讀之必為所誤萬厯間錢唐鍾氏刻本與毛刻同

酈生說漢高據成皋有杜太行之道據飛狐之口之語太行猶近飛狐則遼矣不知何故連及之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引曾自明解云內長文三字蓋而肆赦之訛而與內形相近長乃肆之半文乃赦之半此極有理

作史最難其文工者其事疎其事詳者其文冗史漢之文雄奇而紀或失實傳多不備後人作史於事詳矣而文不足傳準古酌今惟當取法歐陽五代史簡練綜核亦可稱良矣元人修宋史多腐語其論事亦多迂見而不切事情略舉數則

陳安卿之言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猥陋而不可通與今之八比講語無異

單煦捕二盜治之不承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不下咽者訊之果殺人者　此亦偏見不可為訓凶悍之徒既殺人已拚一死亦可從容飽啖良民被誣愁懣急迫容不能食如謂不能食者必是畏罪情怯恐大誤

明鎬巡邊軍士多挾娼者鎬欲

驅逐恐傷將士心會有忿爭殺娼者吏執以白鎬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　軍士挾娼嚴治之尚恐其不畏豈徵詞示意便能戢之且鎬既不治矣彼娼又尚肯散走哉此尤不情若今之治戎者效此所爲則軍士益將橫恣　宋高定子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者久不決定子指一人之契爲僞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契內何得書嘉定元年正月其人語塞　按此語雖可折其爭但於事實尚非愜允蓋詔書未到之先民固已知改元卽可以之書劵不必定俟詔至也　趙開領四川財賦宣司獲僞錢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有司議以死開白張浚曰相君誤矣

謂加宣撫司印引即爲眞是相君獲三十萬之引而起五十人之死也後稱善遂如開言　此乃極可咲譬有人冒稱職官事發不治而從而冠帶之謂朝廷多得一士此人亦免於咎戾可乎不可乎

宋史何郯傳石介死夏竦謂其詐下京東體實謂體察虛實宋人恒有此語殿板考證乃疑爲有誤胡宿傳舉將小綎吏議舉將卽是舉主之意謂之將者指方面爲帥者言之考證亦疑爲有誤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權發遣彼時固有此稱考證亦疑爲有誤此三者皆考證之陋也校勘時諸臣各分卷帙學識不同亦有弇陋如斯者　獬傳有按問新法四字

當是倒置應作新法按問

淮南子謂秦使蒙公楊翁子築城備胡楊翁子當是楊端和

武帝令越巫詛董仲舒仲舒無恙而巫死見風俗通唐令胡僧咒傅奕正與此相似

漢高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是孔藂費將軍是陳賀西京雜記謂假爲名號陋矣婁敬所因之虞將軍則不知其名

史記律書黃帝合而不死　不死謂其法不滯

高帝四年令天下祭靈星此謂祭龍星　以行雩祭

田蚡與韓安國共載怒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

端注以禿翁指竇嬰殊無意義豈是蚡謂與安國同是禿翁當相援重禿翁謂老而髮落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干支一格於共和元年上著庚申字下訖敬王四十三年著甲子字此殆後人讀史者附益爲之非史公之舊

漢賜民爵戶一級每戶一人得爵故可轉鬻於人非盡人賜以一級也記或云賜民爵戶一級或云賜民爵一級文有詳畧耳

越勾踐滅吳後盡有吳地與齊曾接曾子居武城有越冦哀公欲以越去季氏亦必以其相近也左傳哀二十七年越使

后庸來正邾魯之界范蠡變姓名居於陶爲陶朱公陶爲今之曹縣亦相近也然古今目淮北淮南皆爲楚地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予意越非不能正其土宇必勾踐亡後國勢或衰爲楚所奪而不能爭但書傳無文不能知在何君之世耳

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是趙氏之廢由於莊姬史記乃爲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說不合於情理史公好奇誤采曲說宋人自以爲趙衰之後乃封程嬰公孫兩人可笑也

韓非子因顏回明仁於度數程嬰顯義於趙武度數似是人

名而不可考程嬰則可爲史記添一証佐

史記又謂鄭相有徐摯在子產之前此亦無稽之語采自小說家與程嬰公孫杵臼相類

漢書瓚注引汲冢書三段皆不見於今本丹鉛錄

漢書高紀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晉灼以爲衍文李奇謂是繼母按楚元王交傳謂是高祖同父弟也若是庶出可云庶弟今只言同父明乎異母而非庶出或高祖竟有繼母李奇之說不爲無見張雲璈亦持此論

母弟謂同母弟也史記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注布之舅也是以爲布母之弟但漢人多同母異父者如田蚡衛霍之屬是

也其爲布母之弟耶抑同母之弟耶當再考之

後漢書孝和帝名肈李賢注曰大可翻此此大誤也肈字從無

此讀通鑑亦承賢之誤而未改

蕭何封酇侯鄧禹亦封酇侯見范雲辭吏部封侯表引東觀

漢記

技巧六廐官技巧六廐各爲一官師古謂以技巧之徒供六

廐誤矣　六廐自是常供芻草

主爵中尉注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下有缺文

越騎校尉恩按越人不善乘馬此只是以胡越對舉但謂夏

人非眞用越人也

律歷志太史令張壽王謂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之間

五行志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此事謂是成帝廢許后之應則建昭當是建始誤始爲昭

項籍傳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注曰南方之老人也愚按藝文志陰陽家南公三十一篇是南公實有其人非泛指老叟且南公善占非怨詛也

杜欽傳視二宮之饔膳謂景帝之王皇后此時稱太皇太后元帝之王皇后此時稱皇太后一則成帝之祖母一則成帝之母也韋昭注成太后與成帝母也成字上落一昭字景帝

王皇后又稱昭成太后

藝文志詩類列經故傳共十四種而總之曰凡詩六家不知如何分屬亦無注解愚意當是魯齊韓后孫毛爲六家

齊王肥尊姊魯元公主爲齊太后其時張敖尚在也夫爲宣平侯而妻爲王太后固已可怪惠帝又以魯元女爲后以舅納甥尤可怪

高后謂劉章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注乃父謂高帝愚謂是指齊王肥顏說非也

燕王旦傳謂旦上疏告霍光霍光傳則謂上官桀使人詐爲燕王上書

館陶公主以董偃自侍武帝呼爲主人翁雖可笑然公主卽是陳皇后之母此時陳后已廢而帝待館陶恩意不衰不失爲厚

二疏告歸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歎息可也何至下泣耶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腰斬殆別有譏之者非關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此語觸諱

韋昭注國語曰燕召公之封姬姓

周語率狸姓注謂丹朱之後丹朱何故改姓狸春秋時亦未

聞有狸姓之國

羊舌氏見於國語蓋公族也姓氏書謂本姓李因不食盜羊狸之其後發視惟餘羊舌遂以爲號望文立說荒唐不足據

吾鄉姓員者讀若運唐世語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知唐時固已讀員爲運矣　伍員之名則讀若雲

水經注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蘷巴郡人此姓亦希有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綏晉有晏淸見困學紀聞所謂晏淸不知在何書當再檢之

楊升菴謂晉士會當作土會以范文子自稱唐杜氏取杜之半也語甚新而亦甚辨然予不敢以爲是

菽園雜記謂廣西有虜姓吳中謂以兩手度物曰虜余不知廣西今有此姓否而直隸實有之

僻姓容齋五筆卷一引風俗通　旲姓見丹鉛錄卷十

旲横鄭注坊記引燕義

董子曰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語新而謬古之姓皆從女非獨姬也

古人有以太公爲氏者不知何出太公調太公任

明人有猛如虎此氏不見於前代惟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猛子閭昭二十五卷可爲此氏之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江東矯庇子疵爲馯臂子弓之弟子漢

書曾橋庇子庸爲馯臂子弓之師子𪔾當即是子庸文小誤爾史公雖在前似不及孟堅留心於諸儒源流後儒亦多引班說無引史公者當從班說爲是橋仁治禮爲梁國人去魯猶近當是子庸之族若江東人傳易則吳人必於言游之後首屈一指東晉以來茂爾無聞知彼時亦不以史公之言爲是也

楊倞注荀子中之子弓曰仲弓也王弼解子弓則曰朱張字也其道與孔子同故孔子舉逸民於張不置議論韓昌黎曰子弓當是馯臂子弓傳易者

唐時先儒從祀孔廟者二十二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

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
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　見皮日休請
祀韓文公於太學書
唐以前孟子一書猶居諸子之列皮日休曾有書欲列孟子
於取士之科見亦偉矣其時莊列列於科而孟子未得與唐
人之列於科猶漢人之列於學官也
公羊高穀梁赤世或疑古無其人謂其姓不他見也禮雜記
有公羊賈是有公羊矣
唐炎鵬著說謂子路不留其身以事夫子而輕徇孔悝之難
當罷其從祀亦怪矣哉文見文
苑英華
劉勰新論九流以晏嬰子思孟軻荀卿同列儒家

史記於孔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如濁鄒之徒乃弟子列傳列七十七人而濁鄒不與何耶正義曰濁鄒不在七十七人數內蓋以濁鄒屬下句頗受業者甚衆爲一句也世家又記公良孺爲人長賢有勇力解蒲人之難而弟子列傳乃列於公孫龍四十二人無可紀述之中亦疏也或以爲已敘入世家不煩複見耶若孔忠字茂說苑謂孔茂宓子賤同時仕茂自謂行三亡史記但列茂名而此事未載說苑在史記後或別有所據耳（茂卽孔忠孟皮之子）是孔子世家七十二人弟子列傳七十七人索隱曰家語亦作七十七人惟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正義曰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則七十二

人當是七十七人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按二十七人以史記校之當是顏子閔子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子張公冶長子賤南宮适樊遲公西華原思漆雕開巫馬旗司馬牛澹臺滅明顏路曾晳高子羔公伯寮而琴牢陳亢申棖似皆不與以史記未列作弟子也特公伯寮愬季路於季孫恐非及門之士序又云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按所謂二十七人如依史記則滅明已在其內不應複出若二十七人本無滅明在內則不知應以何人補之且以陽虎爲弟子覌

以公伯僚爲弟子尤可咲所謂古史考當是譙周所作陳亢弟子見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

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僚　秦冉　鄡單　申黨　鄭國　顏何　史記共七十七人

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　陳亢　懸亶　申績　薛邦　家語共七十六人

懸亶即鄡單也申績即申黨也薛邦即鄭國也此三人皆可去一留一公伯僚定非弟子史公誤列耳琴牢陳亢漢儒指爲弟子皆退公伯僚秦冉而錄琴張陳亢其顏何一人索隱曰家語字稱是古本家語列有此人皆錄之仍合

七十七人之數　漢儒亦以公伯僚爲弟子本於史記

宋時臣僚奏請以歐陽文忠司馬文正蘇文忠范文正配享孔子趙衛公謂范歐不若司馬與蘇後又有請以十人從祀者乃指胡翼之孫明復邵堯夫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司馬君實歐陽永叔蘇子瞻事皆未果今則周茂叔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皆以先賢從祀胡翼之邵堯夫范希文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皆以先儒從祀獨遺孫與蘇兩人

孔門十哲之目始於唐元宗開元八年其時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進曾子於十哲

申棖史記不在弟子之列但有申黨字周家語有申績或作

申續亦字周以是知家語之申續卽史記之申黨漢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申棖爲申棠棠與黨近以是知申黨又卽申棖故鄭康成謂申棖爲卽申續蓋棖也黨也棠也續也績也實一人

澹臺滅明是弟子見大戴禮將軍文子篇顏涿聚是弟子見呂氏春秋

史記謂顏濁鄒爲孔子弟子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學於孔子淮南子曰顏喙聚梁父之大盜爲齊之忠臣左傳哀二十七年實顏涿聚之子以其父死於陘之役陘之戰被禽者顏庚也是顏庚顏涿聚顏喙聚乃一人漢書古

今人表顔濁鄒一本作燭雛師古曰涿聚子也是濁鄒非即涿聚說苑正諫顔燭趨進諫景公晏子春秋燭鄒主鳥皆別是一人非此顔濁鄒正諫當以顔燭爲名趨進二字相連爲文下文又云趨進撫袖可證主鳥之燭鄒並未言姓顔阮文達謂濁鄒涿聚喙聚燭趨燭鄒固只一人殆小誤也阮語見經籍纂詁涿字下韓詩外傳謂顔鄧聚主鳥

任昉王文憲集序山庭異表李善注引論語摘輔象曰子貢山庭斗繞口故子貢至孝愚按經傳無言子貢孝者僅傳斯語

汪文端由敦議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甯五人當仍從祀聖廟本從祀明中棄罷之黄勉齋幹方正學孝孺王文恪鏊湯文正斌

陸稼書隴其李文貞光地皆當從祀黃湯陸皆得祀方王李則未得與　論者謂湯文正之學近於陽明陽明已從祀矣故文正亦得之

前明廢聖廟塑象余竊以爲不然菽園雜記謂開元八年改十哲爲坐像則唐以前已爲像矣成都學有文翁琢石像則漢時已有像矣且尋常細民必瞻對神像乃生肅敬之心若只見一牌則漠然不以關懷是不若塑象之爲得也今闕里孔廟塑像乃雍正間奉　旨復塑者超越前明遠矣

馯臂子弓之弓是乁之變文卽是厷字故與臂相發非弓矢之弓